

罗伟章◎著

长篇小说

# 不必 惊讶

四川出版集团·四川文艺出版社

罗伟章◎著



# 不必 惊讶

四川出版集团  
四川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不必惊讶/罗伟章著. —成都: 四川文艺出版社,  
2007.3

ISBN 978-7-5411-2508-9

I. 不... II. 罗...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 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7) 第 010920 号

不必惊讶

BU BI JING YA

---

作 者: 罗伟章  
策划组稿: 林文询  
责任编辑: 李卫国  
封面设计: 任兆祥  
版面设计: 史小燕  
责任印制: 龙小龙  
责任校对: 文 诺等

书 号: ISBN 978-7-5411-2508-9

成品尺寸: 230mm×165mm

字 数: 230 千

印 张: 14.25

版 次: 2007 年 4 月第一版

印 次: 2007 年 4 月第一次印刷

出版发行: 四川出版集团 (成都市槐树街 2 号)  
四川文艺出版社

电 话: (028) 86259285 [发行部] (028) 86259305 [编辑部]

邮政编码: 610031

网 址: www.scwys.com

电子信箱: scwys@mail.sc.cninfo.net

印 刷: 成都东江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
定 价: 23.00 元

---

版权所有, 违者必究, 举报有奖。举报电话: (028)86697071 86697083

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。电话: (028)86259301



## 罗伟章，

男，

四川宣汉人，

毕业于重庆师范大学中文系，

现就读于上海首届作家研究生班。

著有长篇小说

《饥饿百年》

《寻找桑妮》

《在远处燃烧》

中篇小说集

《我们的成长》

《奸细》等。

### 作者简介



曾获

人民文学奖、

中篇小说选刊奖、

小说选刊奖、

四川文学奖等。

巴金文学院签约作家，

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。

现居成都。

不必  
惊讶

## 关于《不必惊讶》

这是一部堪称“齐物论”的小说，大地、植物、时间……都与人一样具有生动的灵性。一起看似微不足道的“棺材事件”，引发出对现实更深层次的感悟、瞭望和探索；通过山坡一家人的悲欢离合，描摹世态人情，讲述传统文明在分裂和重逢中，给人和与人有关的一切事物带来的精神疼痛。作者以沉稳而富于警句般效果的语言，叙写浸透在骨子里的大爱，在人与人的关系、人与大地的关系，以及爱情、生命、死亡等等普遍问题上，展现自己的观察力。小说处处充满对真实的好奇，充满与世间万物荣辱与共的尊严感和悲悯之情。它是人道主义的，也是“天道主义”的。

罗伟章

2007年2月28日于成都

一切都将变得伟大……

——里尔克

# 目 录

山 坡 .....	( 1 )
成 谷 .....	( 4 )
小 天 .....	( 7 )
卫老婆婆 .....	( 10 )
成 米 .....	( 14 )
成 豆 .....	( 18 )
苗 青 .....	( 22 )
望古楼 .....	( 25 )
成 谷 .....	( 29 )
小 天 .....	( 32 )
成 米 .....	( 36 )
路 .....	( 38 )
五 妹 .....	( 39 )
山 坡 .....	( 44 )
成 米 .....	( 48 )
成 豆 .....	( 51 )
成 谷 .....	( 55 )
杏 树 .....	( 58 )
成 米 .....	( 60 )
苗 青 .....	( 63 )
卫老婆婆 .....	( 66 )
冬 天 .....	( 69 )
成 豆 .....	( 71 )
小 天 .....	( 75 )





成 谷 .....	( 77 )
成 米 .....	( 81 )
山 坡 .....	( 84 )
初 夏 .....	( 87 )
成 豆 .....	( 90 )
苗 青 .....	( 93 )
成 米 .....	( 96 )
望古楼 .....	( 99 )
卫老婆婆 .....	(101)
小 天 .....	(104)
苗 青 .....	(107)
苗 青 (续) .....	(109)
山 坡 .....	(112)
成 米 .....	(115)
成 谷 .....	(118)
五 妹 .....	(121)
成 豆 .....	(123)
时 间 .....	(126)
苗 青 .....	(128)
小 天 .....	(133)
山 坡 .....	(135)
卫老婆婆 .....	(139)
成 谷 .....	(143)
苗 青 .....	(146)
成 米 .....	(149)

小 天 .....	(152)
三 月 .....	(155)
望古楼 .....	(159)
卫老婆婆 .....	(161)
山 坡 .....	(165)
小 天 .....	(167)
成 米 .....	(171)
成 谷 .....	(173)
苗 青 .....	(176)
成 豆 .....	(180)
五 妹 .....	(182)
小 天 .....	(183)
卫老婆婆 .....	(186)
山 坡 .....	(188)
成 米 .....	(191)
小 天 .....	(194)
成 谷 .....	(199)
三 月 .....	(202)
山 坡 .....	(205)
成 豆 .....	(207)
苗 青 .....	(209)
成 米 .....	(211)
苗 青 .....	(212)
一滴血和一座孤坟的对话 .....	(215)
望古楼 .....	(216)

## 山 坡

谁给我做棺材，我就咒谁比我先死。我对他们都是这么说的。我还不满七十三岁，我不想死。我的幺儿子三十岁，还没找到女人，我怎么能死呢？可是成谷说：“爸，七十三，八十四，阎王不请自己去，这是老祖先传下来的话，还是把棺材准备好吧。”我知道那个可恶的东西想的啥，他想我死，下死心让成豆找不到女人，成豆找不到女人，就不会起新房，那一块空着的屋基，就是他成谷的了。他打的就是这个主意。尽管他一生下来我就疑心他是不是我的骨肉，但他是我家老大，跟我一起生活了三十八年，他肚子里有多少根蛔虫，我是数得出来的。

你想我死，我偏不死。世界上的人不是都在七十三岁或八十四岁死的，有七十五岁死的，也有九十岁才死的，卫老婆婆活了一百多岁了，还能锄地、割草，为什么我山坡该七十三岁死？就算那两个年头阎王爷要请客，我也要奔到八十四岁再去。我八十四，成豆就四十一了，如果四十一岁还找不到女人，就是他的命，就怨不得我了。

可是现在他们就想我死呢！老祖宗说：“七十三，八十四，再不去就是后人眼中一根刺。”说到底，这才是真话！不仅成谷想我死，成米也想我死，成米自己没说话，可他女人苗青说话了，苗青说：“爸，棺材棺材，升官发财。你看卫老婆婆的棺材做好六十年，隔几年上一回漆，现在漆都堆了两寸厚，可她不仅没死，还越活越精神，保佑她一个孙子当了处长，一个孙子当了局长。”

呸，我才不信那一套！当初成豆念书，如果你们舍得帮我一把，他哪会在这狗窝一样的望古楼落根，哪会三十岁还找不到女人。现在，你们却想用我的棺材来保佑你们发财，保佑你们的儿子以后当处长、当局长，没那好事！——我的幺儿子还没找到女人呢！

三个儿子，除了成豆，没一个好人。



要是五妹还活着就好了，她活着，就能给我指一条路。可是她已经死去三十年了。自从嫁给我，她没一天舒坦过，生下成豆后，我跟五妹说，再不要孩子了，把成豆养大，就消消停停地过日子。我们俩的计划是一起活到八十岁。可是，成豆不满二十天，五妹就死了。我从四岁就没有亲人，天南地北地乱撞，给无数家人当儿子，虽然捡下一条贱命，却受尽了欺凌。后来有了五妹，五妹成了我的亲人，但是，我们结婚九年，她就死了。

村里有些人说，五妹是为我生孩子生死的，九年里，她几乎一年生一胎，只活出来三个。

三个当中，除了成豆，没一个好人……

五妹是在秋天死的，庄稼已经归仓，准备蓄冬水田了。五妹不该生产十天就跟男人比拼往水田里背牛粪。她不是生孩子生死的，而是逞强害了她。她身子虚，又得了伤寒，从此一病不起。我如果有钱为她医治就好了，可是我没有钱，眼看她就要过去的时候，我才请来见公给她看病。见公是我的好朋友，他不要钱，可他是兽医啊。他一辈子医牛医羊医猪医狗，可从来没医过人。我是没有办法，我花不起钱。驼背医生光三背着药箱，在我门前转了无数趟，可我不敢请他，他收起钱来就像捞山上的落叶，不把树根刨出来决不松手。见公为五妹把了脉，对我说：“山坡，不行了。”五妹果然不行了。那天晚上，她烧得像烙铁，头发也像被烧糊了，发出滋滋的声音。她的眼睛死死地盯住我，像两粒火球。我知道她想活，知道她残存的生命在责怪我为什么抛下她不管。我怎么能不管呢，她是我的亲人哪！

我大声喊见公，我要见公无论如何也要想想办法。

可是见公已偷偷回家了。

我的五妹哪！

这时候，八岁多的成谷来到我身边，说：“爸，请光三吧！”

这杂种，总算说了一句人话。我跌跌撞撞地跑下几道坡坎去喊光三。光三已经睡下，我把门板拍得像打雷，他才瓮声瓮气地说：“前几天不请我，现在医不活了才来请，不是成心坏我的名声？”我跪下了，我说光三，我给你跪下了，你起来看看吧。他就像死了一样，再没有声息。我只好心急火燎地跑回家。谁知五妹竟然起了床，坐在火塘边有说有笑了！成谷说，妈突然好了。她的怀里抱着成豆，身上披了一件花棉袄。那件花棉袄

是跟她一起出嫁的，穿了九个冬天，还是新崭崭的。她是爱干净的人，也是爱漂亮的人。

火塘边什么时候来了一大堆婆娘？她们拉着五妹的手，说着在这个季节不该说的骚话。五妹笑哈哈地应着。她为人爽快，不管是长辈还是晚辈，都能随随便便跟她开玩笑。只有卫老婆婆沉默着。说真的，一看到卫老婆婆在场，我心里就一阵咯噔。每隔一年半载，最多三年五载，村里就要死人，每次死人，卫老婆婆都在场，而且最先发现病人断气，最先哭出声来——她拖长了声音高叫：“为啥不死我们这些老不中用的哟……”病人的家属就知道不行了，跟着卫老婆婆号哭起来，紧接着，超度亡灵的鞭炮声，把村子里的大人小孩，牛羊猪狗，一起闹醒。空气中弥漫着悲伤的火药味。火药味辛辣刺鼻，带着铁一样的硬度，把死者生活的艰辛，告诉每一个还活着的生物。卫老婆婆身上带着一种不祥的灰光。我见她沉默，就知道事情不妙，忙令成谷站到他妈的背后，用力稳住她，以免她突然倒地。成谷刚走过去，卫老婆婆就盯住五妹。卫老婆婆的眼光很怪，就像站到一棵被天灾围攻的庄稼面前，掂量它能否成活。我心里越加不踏实，让一个长着兔嘴的婆娘接过了五妹怀里的成豆，我自己去村里找年轻人扎滑竿。光三不愿意为她看病，我只能把她往乡上抬。扎好滑竿，必须立即抬走，她的命已经疲倦了，等不到天亮，在她身体里奔跑的呼吸，就会可怜地睡去，永远地睡去。

滑竿刚刚扎好，就下起大雨。

这是秋天，哪来这么大的雨？只眨个眼睛，房檐屋舍都捂在雨中，天地间被雨统治着，火塘边婆娘们的说笑声，像被雨击出的水花，既渺茫，又惊恐，还带着跟日子一样长久的忧伤。我还听到了山洪，狼一般嗥。在这样的天气，无论如何也不能抬着一个病人，上坡下坎走十五里山路。那时候，村里人互相帮衬，就像耕牛帮人犁田一样，是天经地义的，不像现在收取劳务费。如果像现在收取劳务费，我就可以提高价码，在滑竿上搭一层薄膜，把病人抬到乡医院，五妹就不会死，就会跟我一起活满八十岁，成谷和成米再厉害，也不敢在我身体好好的时候，就要把棺材做好放在我的床边，等着我死。由于不收劳务费，帮忙也讲究舒服，五妹的命运就注定了。（如果真要收劳务费，我哪里去找钱啊！）她说话的声音越来越小，身体越来越失去重心，成谷挣红了脸，用双肘死死地顶住他妈的脊背。



当卫老婆婆横过一条腿来帮助成谷的时候，我就知道她死了。我跑过去，抱住五妹的脖子痛哭起来。她是我的亲人，她死了，第一声哭只能是我发出的。

卫老婆婆有哭灵的瘾，可是我没给她机会。五妹的死与她无关！

五妹死后的这些日子，我得到的唯一好处，就是由四十三岁变成了七十三岁，就是两个儿子在我身体还很硬朗的时候，就要给我做棺材。可我是把话说在前头的，谁给我做棺材，我就咒谁比我先死。我的幺儿子没找到女人，我不能死！过了三十还是光棍一条，在村里虽然不下五个，广汉已经五十岁了，四吉已经四十五岁了，出门时还是只有拜托门闩为他们看家，可广汉是广汉，四吉是四吉，广汉和四吉都不是我的儿子。

## 成 谷

小天又上坡去了，天都快黑了，她还上坡。自从她嫁给我，没一天舒坦过，就跟妈嫁给爸一样。妈嫁过来九年就死了，我可不能让小天这样。小天是我唯一的亲人。虽然我还有爸，还有两个弟弟，可我只能说小天是我唯一的亲人。爸总是念叨他的苦情，我不是不承认，可是，有谁记得我的功劳？妈在世的时候，爸除了干活，百事不管，里里外外，一应筹划，都是妈包办了。爸以为一刻不停地下苦力，就是对家庭最大的贡献，就有理由对所有的人黑脸！

再说得明白些，春水上来，打老荒的时节，牛比人辛苦，人可以换，牛却只有那么几头，它们必须从早干到晚，累得口吐白沫，汗水把牛皮都泡肿了，可最终还是人指挥牛！因为人不仅用力，还要用脑。张大娘家里五个儿子，大挺挺的，个个碌碡一般的强壮，加上两个身体还健旺着的大人，共有七个满劳力，可没哪一年的粮食能接到春上，就是因为没有筹划，只懂得饿了就吃，吃了就干，结果，把日子糟蹋得米不是米，糠不是糠。这简单的道理，爸理解不过来，妈在世的时候，他总是打她，他把妈打得趴在地上爬不起来，还对外人说，他是不想五妹那么辛苦，让她躺在床上好好休息几天。妈去世后，他才知道独立撑持家务，到底与他当年给别人打长工不同，更与妈在世的时候不同。当白天接着黑夜不停歇地扑向他时，他根本不知道拽住哪一只角，才能把日子提起来。如果没有我，这个家能走到今天吗？



我九岁开始犁田，十岁开始主外。当时，我跟爸商量，我和他，一人主内，一人主外，我让爸挑选，爸说他主内。这算他有自知之明。妈死不到两年，五丈就带着一家人来拆我们的房，说这屋基是他们老祖宗留下来的。爸举着钢钎，要去拼命。人家是好几弟兄，五丈是木匠，他二弟是弹花匠，三弟是篾匠，四弟是铁匠，五弟是石匠，都是使惯了锤子斧头刀把子的，加上他们的女人和长大成人的儿女，共有二三十口，团团将你围住，拼得过吗？拼不过的。可爸偏要去拼。我和成米死死地拖住他的腿，才没让他白白挨打。当房子拆得四壁敞亮的时候，爸就扑在从屋脊上落下的黑灰里痛哭。不到两岁的成豆，也趴在他的身边，咧开嘴，哇哇地叫。他是吃了不下二十个女人的奶才活下来的，瘦得可怕，当他凝然不动的时候，跟一具骷髅没什么两样。那场景谁见了也会伤心。可我没伤心，我悄悄地找政府去了。那时候天色已晚，嶙峋的黑暗，已经蛮横地卧在山径上。我有些害怕，想叫成米同去，可是成米已经在跟几个脏不拉叽的小家伙捉迷藏了。

我是走到泪潮湾才哭起来的，也不是因为恶人拆了我们的房，而是被黑暗吓住了。七八十年前，泪潮湾打过仗，杀过人，黑血沃了土地，使这里的马桑树也像松柏一般粗壮，就像吃了激素的怪胎，就是白天，泪潮湾也阴森森地透出鬼气。泪潮湾原叫马桑湾，战后两年，女人来找男人，见男人都死了，只剩下白得让人酸牙的骨头，就不分敌我，随便抱住一具骷髅痛哭，泪流成河，故而改名。何况现在天已黑透，看不见的星月，吝啬地洒下几滴光粉，蝌蚪似的在空气中游动。它把我的视线逼得很近，又带得很远，缩得很小，又扩得很大，每一次闪烁，都勾勒出一副凶相。我仿佛看见了暴凸的眼珠，流脓的鼻孔，咕噜咕噜冒着血泡子的颈项。我才十岁呢，我不能不害怕，我吓得哭，这没有什么值得羞愧的。

那时候，我就恨成米。他只比我小两岁，他应该跟我同去，可他在跟小家伙们捉迷藏！爸怀疑我是他的亲骨肉，这一点我知道，自我上了十岁，我就知道了，可是爸没有理由，依我看，成米才不像他的亲骨肉呢。爸尽管无能，但他的心肠不坏，这一点，我和成豆都继承了，成米却一点也没继承，不要说与整个家庭荣辱与共，就是基本的同情心也没有，他是一个自私透顶的家伙，他才不像爸的骨肉！

那天晚上我来回走了三十里黑地，找了政府里的人。政府里的人第二天上午来到村里，在一孔破窑上开了会，五丈几兄弟就乖乖地把房子给我

们修好了，破损了的椽子，换成了新木，破损了的瓦，换成了新瓦。五丈他们费尽了气力，不过是帮我们打扫了屋脊上的阳尘。自此以后，村里没有人敢欺辱我们了，靠的是谁？不能说全靠我，但要说我一点功劳也没有，泪潮湾的鬼也不信。再说，爸他主内，面对几张饿慌了的嘴，他所能做的就是发火，就是扔东西，此外就是没完没了地干活，可我早就说过，这样是不行的，必须要用脑子。比如说大旱那年，不管你流了多少汗，天老爷一把火，就把谷禾烧焦了，连那么刚强的山毛榉也晒死了，汗水也是水，流得再多也蒸发了，有什么用？这时候就要用脑子。是我深更半夜去几十里外偷了一篓麦子，才没把一家人饿死，为此我还坐了十五天班房，挨了数十个耳光，到头来谁记得我？

没有人记得我！虽然我是老大，应该付出牺牲，但如果成米是老大，他愿意付出我付出过的牺牲吗？绝不可能。我说过，他是彻头彻尾的自私鬼。为芝麻大一件小事，他就跟我打架。他个子比我高，身体比我壮，我打不过他，他就得意了，三句话不对，就一巴掌扇过来。也就是说，我不仅挨外人的耳光，还要挨自家兄弟的耳光。好像当老大是我的命运，受苦受难，不被理解，也是我的命运。苗青嫁过来后，成米就更厉害了，只要苗青嘴巴一撅，他就要向她讨好，找我和成豆出气。苗青有时候还唆使她男人找爸出气。那一次成米将一碗滚烫的稀饭泼到爸的脚上，就是苗青唆使的。我看得清清楚楚。爸在责骂成米不该用弹弓打牛的眼睛，苗青就给成米递了个眼色，钩子样的眼光端端正正落在爸的脚上，成米果真就把一碗稀饭泼过去了。

这个窝囊废，什么都听女人的，他还觉得自己很了不起。他总是认为他的智商比我和成豆高——不过这一点我倒没法否认，他念书的时候，成绩的确很好，全区第一，但他经常逃学，爸和我好几次把他推到学校，他都是那句话：“老师能教我什么呢？”他太骄傲了，中考的时候，每场考试他只做二十分钟就出了考场，结果终于落榜。这全是他自找的。你在我们面前骄傲，能在卷子和考官面前骄傲？我只能说，他虽然智商比我们高，可同时也比我们蠢。

不再说成米了，爸都不理解我，还期望他？

我只是觉得，这一切都是不公平的，比如说爸，我提出给他做棺材，是因为李家坪有人卖柏木，我去看过那根柏木，高得像天老爷的拐杖，直得老鹰也要从它身上跌下来，一抱粗细，不要说做一副棺材，两副也够

了。人家急需钱，索价不高，买下来预备上，有什么不好？我可没有歹心，也没像苗青那样，想把棺材放在屋里，保佑儿女升官发财，我只是当这个家已经当惯了，不得不从各方面考虑。将来，当真有个三长两短，临时买木料，再诚实的人家，也知道抬价了。人上了年纪，谁说得清楚？按成米的说法，这是自然规律，再伟大再光辉的人，最终也要走上那条路。可爸对我发那么大的火。他总是唠叨：我么儿子三十岁还没找到女人。这有什么奇怪的呢，我不是三十二岁才找到女人的吗？

鸡鸭归圈了，连贪玩的兔子，也从黑暗的巷道里回来了，可小夭还在坡上。一大家人都在屋里，为什么小夭该在坡上？成豆打麻将去了，爸在剁猪草，成米装模作样地在看小说，苗青扑在他的肩上，一会儿拧拧他的耳朵，一会儿捶捶他的背。他们倒是亲热，可我的小夭还在坡上！她不应该这么劳累。为这个家劳累，不值。

## 小 夭

山下传来成谷的喊声：“小夭！小夭！”

喊什么呢，我自己知道回家的。这块地已经锄完了，本想把寨梁上的那二分荒地打整出来，看来不行了，天已经黑昏了。我以为今晚有月亮的，如果有月亮，不到半夜，我就能把那片荒地打扮得漂漂亮亮，可是没有月亮。好几天没有月亮了。要是山村也像城里，昏昏晃晃都拉上电灯，就能多干一倍的活。去年我到二姐家去过，晚上她陪我转街，到处亮堂得像太阳忘了下山，肉联厂和建筑工地上的工人，都在热热闹闹地干活，就跟我们白天一样。要是山村也这样就好了。但这是不可能的，成豆说，一万年也不可能。他说得恐怕没错，这里到处是林子，房屋都隐藏在竹木丛中，即使屋子里点上电灯，光线至多照出门外一米，就被黑暗吃掉了。偏偏我们的主要农活不是在家里，而是在坡上，就不得不浪费大量的时间。

正因为这样，更要抠紧哪。

有人说，农活都是农人自找的，找它，累死也干不完，不找，就啥也没有。这是自欺欺人的话。管你找不找它，它是摆在那儿的，就像这山林一样，就像这土地一样，千千万万年都摆在这里，你不去侍弄，它就不给你粮食。从土巴上长大的人，不就是为了跟土巴亲近吗，不就是为了劳动吗。这是没有理由可讲的。我锄这块地的时候，地要了我的汗水，不是累